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灣區文學敘事的東莞樣本

編按：廣東製造業名城東莞，外來人口眾多，同時集中了大量作家和文學愛好者，他們在東莞謀生、追夢，敏銳觀察和真切感受城市脈動，創作了大批反映時代風貌、地域特色的作品。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從多方面綜述東莞文學的概況與特點。東莞作協副主席林漢筠十分欣賞宋代理學家李用，娓娓細說李用如何體現了隱者對知識傳承與文化使命的堅守。文學博士張一文援引多部打工文學作品中的實例，闡釋人名污名化修辭的現象與意義。東莞作協副主席黎啓天以深情抒寫大鵬灣，以鮮活筆觸讚嘆東莞的先進科技發展。本版主編潘耀明透過歷史文化、文學作品，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潘耀明



▲正如可園以小見大、壺中別有天的造園哲學，文學的突圍從來不是平地起高樓，而是在歷史的褶皺處尋找新的生長維度。圖為可湖雅韻。（盧翠玲攝）

在珠江入海口的沖積平原上，東莞的文學基因如同水網密布的河汊，在時間的沙洲中默默沉積。當我們開啟這座城市的文明斷層，會驚異發現其文學脈絡相當古老——南漢時期的資福寺鐫刻着嶺南最早的文化密碼，明代倫文敘的狀況元策論在莞香氤氳中醞釀出世，清初「嶺南三大家」

的詩文唱和更在虎門要塞的確煙裏淬鍊出獨特質地。這座被誤讀為「文化沙漠」的城市，原來蘊藏着獨特的文學礦脈。

東莞文學的原始基因深植於宗族社會的肌理之中。明清時期的鳳崗詩社成員在可園的迴廊間吟詠酬唱，他們的詩稿往往先經族老審閱方能展示世人，這種集體創作模式塑造了獨特的文學倫理。茶山南社的閩秀詩人群體更以刺繡般的精細筆觸，在《妝樓摘艷》中織就女性視角的嶺南風物志。作家鄭小瓊的《黃麻嶺》系列詩作，巧妙地承襲了這種群體敘事基因，將水線上的個體經驗昇華為工業時代的集體寓言。

上世紀九十年代打工文學在樟木頭出租屋裏瘋長時，作家王十月曾形容其「帶着機油味的抒情方式」。這種粗糲美學恰恰構成了對精緻文學傳統的叛逆，當時人在梳理民間說唱藝術時，發現打工詩歌的韻律竟與百年木魚書存在隱秘的和鳴。這種古今對話在塞壬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中達到美學自覺，她筆下的工業

區夕照與明清莞香幫的暮色產生意象重疊。

六十後作家仍固守「榕樹頭講古」式的鄉土敘事，七十後則在《佛山藝》的泛黃紙頁上建構打工美學神殿，而八十後網絡作家阿菩已將東莞元素植入《山海經密碼》的玄幻架構。這種代際鴻溝在二〇二三年東莞文學季的研討會上形成激烈碰撞，中山大學謝有順教授尖銳指出：「當文學記憶失去連續性，任何創新都是空中樓閣。」

全球化敘事與在地性書寫的角力日趨白熱化。詩人方舟筆下《在東莞的民間行走》試圖用GPS定位每個詩歌意象，卻被批評為「地理學的文學殖民」；而青年作家陳崇正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半步村敘事》，巧妙將寮步香市傳說轉碼為現代性隱喻。這種創作困境實質折射出城市的文化焦慮——正如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在《嶺南現代性》中所言：「當工廠流水線取代桑基鱼塘，文學如何為消失的地景招魂？」

儘管正擬編選的《東莞文學大系》工程耗資龐大，但其編纂體例仍沿襲傳統地域文學選集模

式。對比費孝通《江村經濟》之於吳江的文化賦能，或是莫言「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東莞作家尚未找到屬於自己清晰的文學坐標系。我不禁想起李歐梵意味深長的警示：「當城市淪為故事背景而非敘事主體，其文學終將成為無根浮萍。」

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藍圖上，東莞文學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需要作家們以考古學家的耐心挖掘文化基因，以建築師的智慧重構美學體系，更要以先知的勇氣直面精神荒原。或許正如可園以小見大、壺中別有天的造園哲學，文學的突圍從來不是平地起高樓，而是在歷史的褶皺處尋找新的生長維度。當第一縷晨光穿透厚街文閣的飛檐，我們依稀看見，那些散落在祠堂碑刻、廠房鐵皮與咖啡館筆電中的文字，正等待着特定的機遇，將它們熔鑄成新的文學圖騰！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灣區敘事的東莞樣本

●胡磊

東莞是世界製造業名城，是著名的「打工之都」，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的典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精彩縮影。城市外來人口逾千萬，各色人等雜糅相處，文學題材與城市敘事呈現多樣化。隨着社會的深入轉型與劇烈變遷，東莞的社會生活現實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現了很多城市敘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現象。對於東莞而言，相對於內地城鄉的變遷，東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變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國特色。東莞城市敘事是這四十年中國經驗的現場，因而對它的文學描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學史的意義，這又是東莞本土作家的一個天然優勢。

東莞文學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東莞製造」的實踐範本。在某種意義上，東莞文學的創作生態是大灣區文學創作生態的鮮活標本，具有某種代表性的意義。東莞文學作為一種動態性和開放性的城市文學現象，持續刺激和活躍了當下的中國文壇，並隨着許多文化現象的出現而呈現出許多富有價值的新質。近年來，東莞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嬗變，出現了一些標誌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湧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作家群落，作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創作群落增多，在國內文學界形成了廣為關注的「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橋頭文學模式」等文學效應，從不同角度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鮮、有益、獨到、有效的時代生活、城市經驗與美學建構。隨着東莞文學的繁榮，地域寫作意識的覺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現象研究的深入，東莞文學自身的獨特價值在逐漸確立。在個案意義上，東莞文學對大灣區文學研究具有普遍性價值。

一、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

文字是人類抵抗遺忘的有效手段，這也是作家書寫的初心與意義所在。詹谷豐專注於歷史新散文創作，他的系列歷史散文《書生的骨頭》、《山河故人——廣東左聯人物志》、《半元社稷半明臣》、《一座城池的一百張面孔》等，鉤沉了東莞學人及文化賢達的文化形象，表現了一個地域群體的人文氣節、士人風骨、書生情懷和英豪氣概，從血脈、文脈和精神傳統上，書寫追尋理想、堅韌前行的文化人的命運。陳啟文的長篇紀實《海祭——從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採用「國運與命運」的複調敘事，以一以貫之的敘事基調和歷史在場感，書寫了時空的滄桑感、歷史的興亡感和人生的命運感。丁燕的報告文學《等待的母親》以彭湃母親鳳凰的百年人生經歷為主線，從一個特定角度勾連起百年黨史，為紅色文學的書寫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林漢筠的歷史文

化散文《嶺南讀碑記》，從本土歷史文化和自然生態文化中挖掘資源，通過讀碑的方式為東莞立傳，沉鬱的文字與碑文的歷史積澱互為印證相映成趣。彭爭武的長詩《虎門書》，「從空間中的時間，歷史中的現實，以及詩歌裏暗藏的人性輝光，共同講述了一個地方的靈魂。」（謝有順）

二、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

除了底層寫作，東莞的文學創作還有不少關注反映改革開放題材的作品，這些文本與現實社會的改革實踐形成互動的言說關係，再現了城市化背景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新型社會關係、生活圖景和精神徵象。胡海洋的小說《太陽轉身》，是後改革時代灣區社會生活的還原書寫與經典敘事，折射千千萬萬南下打工謀生者的多維面孔與社會群像，反映社會關係變革和城鄉裂變中各色人等的時代命運。現居東莞的陳啟文的報告文學《為什麼是深圳》採取全域鳥瞰與典型剖析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軌跡，既突出他們與時俱進的智慧，也強調他們對改革開放精神的堅守。丁燕的報告文學《東莞轉身》是一部紀實作品，敘寫東莞作為城市的普通狀態和東莞人的普通生活，透過地域性社會形態，洞見當代中國捲入的全球化變遷中普通人的行為與福祉。她的《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扶貧紀實》，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講述新時代中國扶貧攻堅故事，在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持個性化表達，延續她一向關注轉型期普通人精神狀況的寫作特點。周齊林的《香港大命脈：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紀事》，是一個意義特殊的國家重大工程題材報告文學，記錄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的感人歷程，從歷史背景與國家目標起筆，是頗有價值的一次重要文學表達。陳璽的小說《珠江潮》通過生動的人物關係和特定歷史社會背景，描繪了一幅東莞與世界接軌、歷史與現實交匯的開闊恢宏的改革開放畫卷，反映了改革開放大潮中廣東人敢闖敢試的開創精神。與陳璽大史詩性敘事不同，莫華傑的小說《春潮》更帶有一種個體成長敘事性，敘寫的是改革開放大潮中昂揚奮發的青春奮鬥史和時代新聲交響曲。吳詩嫻的長篇小說《向上生長的城》敘寫改革開放潮流裹挾下內地小縣城在萎縮，而建設中的新城充滿了向上和向前的希望，揭示改革開放中多元文化思潮的衝突和激蕩。吳向東、屈中朝的報告文學《一座城和一群人》，通過東莞勞動者群像式的紀實故事，探索「東莞製造」成功背後的人文邏輯，書寫東莞經濟騰飛的真相。侯山河的散文集《知秋房記》，把東莞與浙南兩個地理意義上的符號，把東莞四十年那波瀾壯闊的「工業革

命」，用文學以詩般的圖景概括並濃縮，為改革開放艱難而光輝的歷程抹上一個值得頌揚的範本。

三、後打工文學語境下底層書寫

真正使東莞文學開始走向繁盛的就是與「東莞製造」步履共振的打工文學，東莞亦藉此成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生命圖景成為都市草根書寫的新焦點。通過文學敘事來關注他們生活空間的矛盾衝突及其生命價值的具體體現，已經成為當代城市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目標。塞壬的散文《奔跑者》、《沉溺》和丁燕的長篇小說《工廠愛情》等「工廠三部曲」系列作品，正是這一寫作主題最直接或原生態的呈現。東莞的文學與生活處在一種零距離的互動狀態，塞壬的散文《無塵車間》，描寫現代化工廠裏的生存狀態，以及一個人在機器空間裏的痛感和無感，作者打通了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通道，作家不再是藏在生活背後的觀察者，而是生活現場的直接參與者。她的散文被稱為「具有足夠的魔力、魅力和殺傷力」，因為她注重對個人內心體驗的深度開掘和對人生命運的執著追問，她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鏡中顏尚朱》即為明證。周齊林的《底色》以逼真的細節呈現底層的生存狀態，用細節叩問生命，細緻描繪艱難謀生的社會底層群像圖，引發對於農村現狀和外出打工者生存狀況的深度思考。彭爭武的詩集《尋找》，關注底層打工生活，在堅持底層敘事的同時打開自己的生命感知，進行艱難的自我審視和確認，從而譜寫出一個時代變遷史和個人心靈史的雙調詠唱。

四、城鄉中國社會中的雙重敘事

農村與城市的對比和衝突，一直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中心焦慮。城鄉衝突中的人性考察是當代文學的一個表達傾向。陳璽的長篇小說《一抹滄桑》以懵懂少年的視角，勾勒出了鄉間孩童嬉戲的童年歲月，描繪了一幅具有時代特色的塢上全景風情畫。他的小說《塢上童年》將童年的敘事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審美情趣，描寫一批典型農村人物的童年行跡及人物群像，展示了一幅風格濃郁獨特的渭北地域文化圖景。他的小說《風吹麥浪》，講述一群渴望走出農村、邁向城市年輕學子的成長故事，對改革開放初期鄉土中國的複雜呈現。《世界微塵裏》是莫華傑的自傳體長篇紀實作品，是一部難得的「青少年勵志範本」，以自己「一粒微塵」的飄浮，書寫了一代人的青春，映射一座城市的溫度和一個時代的變遷。陳

啟文的報告文學《可可西里》，直觀地反映可可西里蒼涼、博大、雄渾、神奇的地貌帶給人的震撼，既是一部致敬生態文明之書，也是一部禮贊可可西里堅守精神之書。丁燕在散文《蝶變：一個家族的詞語遷徙史》中非常真實地講述自己家族作為「盲流」的家族史，她在為「盲流」恢復名譽，也在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大融合而歌頌。謝蓮秀、香傑新的小說《東江謠》，以少年兒童的視角，描繪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發展、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態和思想變化，並延伸出源頭的生態之美、嶺南水鄉的人文之美，呼喚人們的家園意識、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

在網絡、影視文學方面，卻卻、禾豐浪、求無欲、華髮生、陳長金、孔鑫雨、瓦力、王虹虹、打眼、環珮叮嚀、穆濤等為代表的東莞網絡作家，立足東莞這片文學熱土，正一步步朝着更高更遠的網絡文學目標發展前行。

在文學評論方面，以柳冬嫻、胡磊、田根勝、嚴前海、曾海津、許澤平等為主要代表的評論家，關注本市文學創作，進行追蹤式的批評與研究，促進了東莞文學創作的不斷發展。他們重視文學現場的批評實踐，具有較強的批評活力。

五、餘論

作為國內新一線城市，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具有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步發展的當下性、時代性、典型性和文學對話性。從整個文學發展史來看，所謂的灣區文學無疑只是一個時代性和階段性的文學積澱和基礎。灣區文學確實已經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點或時代特徵的集區域性、階段性於一體的具有相當規模和成就的文學類型。灣區文學書寫不可能離開中國城市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一複合性背景，城與鄉始終是灣區文學賴以存在的雙重根基，尤其是這一文學形式始終不可能離開熟悉的灣區生活場景，它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是中國當代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一種隱喻。灣區文學具有社會學的觀察視角和認知價值，其生命力在於能否有效書寫當代中國尤其是城市化過程中新的思想、情感與經驗，以及能否以獨特新穎的形式加以表現。灣區文學如何反映灣區的文學現實？如何基於新的價值選擇而作出新的文化闡釋，如何尋求一種新的價值立場和言說方式，這應該是當前其普遍關切的現實問題，灣區文學遭遇的困惑必然也是中國文學遭遇的困惑。

（作者為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研究員、東莞市文聯副主席、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竹隱先生李用的人生達觀

●林漢筠

編按：宋代理學家李用，以「隱」為人生境界，潛心研究儒家經典，致力於傳承與傳播先賢智慧。他婉拒功名利祿，專注講學。晚年東渡日本，宣揚孔孟之道，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樑。李用的一生，體現了隱者對知識傳承與文化使命的堅守，展現了超越世俗的學術理想與人格風範。

隱，是一種境界，不顯山，不露水。唐人呂岩曾對隱字喻為「抬眼試看山外景，紛紛風急障黃埃」。宋代著名理學家李用亦將「隱」字作為自己的行為規範，在「隱」中與先賢對話、與天地共鳴、與萬物同心。隨着學識日益淵博，對理學的理解也愈發深刻。他在理學的世界裏沉醉着，在研修理學中幾乎「與世隔絕」。故而自號竹隱，人遂稱之為竹隱先生。

歲月的磨礪，使他的眼中多了幾分堅定與從容。漸漸地，他的名聲在當地傳開，許多學子被李用的學識和人格魅力所折服，慕名而來，求師於帳下，希望能得到他的指點，紛紛追隨其後。李氏所創辦的家塾「踐履日益成熟」，「士之從學者，館無虛日」，也因此變得熱鬧起來。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李用嘔心瀝血創作而成的著作——《論語解》，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他以其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深入剖析《論語》每一句話背後的深層含義，他的解釋，既保留了原典的精髓又賦予新的時代意義，讓《論語》這部古老經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這部書，不僅語言流暢，易於講解誦讀，更以其深入淺出的解析，便於學者們深入傳授儒家學說的精髓。它彷彿是一把鑰匙，為眾人打開了一扇通往儒家學說奧秘的大門。當《論語解》的墨香瀰漫在東莞的每一個角落時，這座城市的空氣



▲東莞李用故居，如今已成了咖啡館。（資料圖片）

對一種修辭的回憶

●張一文

四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打工青年林堅在深圳《特區文學》雜誌第三期發表的短篇小說《深夜，海邊有一個人》，被認為是打工文學最早的作品。

林堅與安子、周崇賢、張偉明、黎志揚等作者，曾經被稱為打工文學的「五個火槍手」，他們在一九九二年海天出版社推出的打工文學系列叢書中集體亮相，得到打工讀者的歡迎，卻不受研究者待見。特別是他們作品中的人名修辭污名化，未獲學術界廣泛認可，一度還被詬病與誤讀。

人名修辭污名化，是指通過文學語言和修辭手段，將作品中某些特定的人名貼上不友好的標籤，從而形成對這些人的負面印象和刻板評價。現實主義文學往往可以通過人名修辭污名化，實現對社會不公的批判和弱勢群體的發聲。

早期的打工者被污名為「盲流」，當時的市場化媒體對打工者的報道，常常帶有污名化和貼標籤的傾向。導致打工者被迫頂着污名反污名，便有了在文學作品中對強勢人物進行污名化修辭的現象，強化對強勢人物形象的負面描繪，同時也體現了打工者對不公平待遇的憤懣，彰顯了打工文學的批判精神。

常用貶義詞為強勢人物命名

打工文學中的強勢人物，是相對於打工者這一弱勢群體而言的。多指權力的執行者與資本的代言人。權力的執行者涉及基層治理有關部門直接與打工者打交道的工作人員，他們本應履行保障打工者權益的職責，卻往往成為棄責者。資本的代理人包括無良的老闆及其高管，他們可以隨意打壓打工者的飯碗。這些強勢人物在打工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被命名時，常常遭污名化處理。例如，打工文學作者常用「某某婆」、「禿頭」、「駝子」等貶義詞來為作品中的強勢人物命名，或者說給他們取類似的綽號。這些貶義綽

似乎都變得濃郁起來。一時間，李用的名聲如同春日裏的野草，迅速在嶺南大地蔓延開來。四方學者紛至沓來，競相求教，希望能從李用那裏得到一絲半縷的智慧火花。篁村的私塾，也因此變得熱鬧非凡，成為「學術交流」的重要場所。

然而，面對這一切的榮耀與讚譽，李用卻始終保持着一份難得的淡然。在他看來，著書立說並非為了謀求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是出於對儒家思想精髓的傳承和對後人的責任感。他深知，知識的價值在於傳播和啟迪，而非用來換取世俗的榮華。

婉拒高職 誨人不倦

曾主修過《春秋》的番禺人李昂英，這位惜才如命的南宋名臣，讀完李用的《論語解》，興奮不已，迅速將《論語解》一書進獻於朝廷。這本「究明伊洛奧旨，以溯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的大書，得到了朝廷肯定，李用也旋即被朝廷授以校書郎一職。校書郎，別看官位不大，卻在朝廷「掌校讎典籍，訂正訛誤」，擔當着不小的角色，多少人趨之若鶩。能授予這一職位，無疑是對其學識和品格的高度認可。然而，李用卻婉言謝絕了這份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官職。他直言：「著書難道是為了謀求功名利祿嗎？我之所為，不過是為了傳承先賢的智慧，讓更多的人能夠從中受益。」這份清高與超脫，讓世人對他的品格更加敬仰。

在中國歷史上，無法統計「因文而用」的佳話。古代文人，因稻粱而謀，但也有不少不為五斗米而折腰。他們不為名所動，不為利所驅，堅守着自己的學術理想，這種精神在當時的士林中，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無數人的心靈。可是，李用面對高職的誘惑，作出了「NO」的回應。

李用這個「NO」的姿勢，成為一代絕唱。他時時告誡自己的學生，讀破萬卷書，以「神交古人」。這一「神交」，就是一代書生的學術寫照。

號不僅僅是對強權的羞辱，更承載了深層次的社會批評，反映了打工者對於社會不公的深刻感受和對強勢群體的道義審判。

例如，張偉明的小說《下一站》裏，有個盛氣凌人的QC部經理，叫杜麗珠，香港人，她對內地員工實施類似殖民化管理，被大家取綽號為「香港婆」。主人公「吹雨」被她辱罵為「馬仔」（嘍囉的意思）後，不怕開除，把手指向杜麗珠的鼻子，一字一頓地說：「告訴你，本少爺不叫馬仔，本少爺叫一九九七！」安子在《人在旅途》中也怒批：「想着香港婆那趾高氣揚的樣子，真想把鈔票扔在她的鼻子下，罵她剝削工人剝削得太離譜了！」所謂「某某婆」裏的「婆」，與管家婆、八婆、雞婆的「婆」意思一樣，都是貶義詞。這些綽號先是由打工者取的，再經過打工者通過操作人名修辭而流傳，呈現了打工一族「弱者的抵抗」姿態。打工文學中對強勢人物名字的污名化處理，既是文學創作的一種策略，也可看作是打工社會底層對權力結構的一種犯忌。

黎志揚在《打工妹在夜巴黎》寫到一個綽號「禿頭」的港商，想佔四川來的打工妹容妮的便宜，手腳不老實，被容妮踹了一腳，而且踹的是要命的地方。這個港商叫什麼名字不得而知，小說只寫了他的綽號是「禿頭」，是個下作的男人，被踹後不敢發作，捂着褲襠，落荒而逃。用「禿頭」來形容這個港商，就是對他的鄙視與唾棄。周崇賢在《男人就得有個男人樣》裏說到打工妹怨兒，最後又做了一個「香港禿頭」的小老婆。類似「禿頭」這樣的污名都有反諷意味。不僅是一種文學修辭手法，更是打工一族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對強權與不公的一種反抗和控訴。

虛構的戰鬥 現實的批判

周崇賢《我要活下去！》裏的強權人物是廠長，「那個駝子姓劉，好色。工人當面叫劉廠長，背地裏叫流口水。有時還在前面加幾個字，叫狗日的流口水」。用「駝子」來對強權者進行

御賜「竹隱精舍」

「春水滿四澤，浪暖魚龍化。呼吸成風雲，霖雨遍天下。」

他用《春景》來昭示着一代山河手書。他知道，隱者就是要用自己去完善自己完善周圍的人。這樣，血不會白費，汗不會白流。在那根長長的教鞭下，篁村的私塾成了一個真正的學術聖地。他不僅傳授知識，更教導學子們如何做人，如何堅守學者的本分。他的學生們，在他的影響下致力於學術研究，傳承儒家文化。

當朝廷因《論語解》的卓越貢獻而授予他校書郎之職時，他婉言謝絕，但朝廷並未因此忘記他的貢獻，隨後又升他為承務郎，以表彰他的學術成就和高尚情操。這一次，李用雖未直接接受官職，但他的《論語解》「梓行天下」，成為士子必修「課本」。理宗皇帝趙昀更是親筆題寫「竹隱精舍」的匾額賜予他，以示嘉獎。李公則以匾額為名，建屋隱居，從此遠離塵囂，潛心治學。

在竹隱精舍中，李用繼續着他的學術研究與教育工作。他教育學生，貌肅色和，誨人不倦。引導學生，循序漸進，一步步走向學術的殿堂。學子們紛紛以他為榜樣，勤奮學習，立志成才。在李用的影響下，篁村乃至整個東莞地區，都瀰漫着一股濃厚的學術氛圍，儒家學說得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

東渡宣講孔孟之道

「不同桃李春，永抱歲寒節。」（李用《冬景》）作為一個隱者，首先是站成一株孤松，傲然挺立於冬嶺之上，它便是李用心中的寫照，也是他對氣節最深刻的詮釋。作為「中日友好使者」，他奉命東行，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冬日，李用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漫長旅程。他的心中充滿了未知與不確定，但也充滿了期待與希望。他相信，無論身在何方，只要心中有道，就能照亮前行的道路，將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光耀異國他鄉，點亮另一個國度的心靈，去傳遞

人名修辭，表達了作者對這種人的厭惡與憎恨。簡單的綽號承載着打工一族對權力和資本壓迫的無奈，是弱勢群體在文學作品中尋求心理平衡和正義感的一種表達方式。

文學是社會歷史環境的產物。打工文學作品中強勢人物的名字被污名化，是「弱者抵抗」的文學化，旨在營造一種「虛構的戰鬥，想像的衝突，現實的批判」的讀寫快感，以表達打工一族的不滿。

打工一族的不滿其來有自，不必諱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暉，歷數中國打工體制的落後與根源，認為打工一族沒有獲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保障，其根源在於地方政府與企業責任缺失。文學評論家李敬澤二〇一五年認為：「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發展進步，根本動力就在於千千萬萬的打工者，沒有他們，一切都無從談起。而這個世界對他們並不是很好，曾經很不好，現在也不能說好。」強權對打工者的不友好，不論後來的主流敘事承認與否，都曾經是重要的存在，並且超出簡單的個人受難層面，成為早期打工者「集體性創傷記憶」。

文學作品不僅僅是藝術的展現，更是社會現實的鏡像和批判者，同時也參與社會進步的建設。通過「人名修辭污名化」式的文學作品，打工一族得以發聲，他們的辛苦和抗爭得以被看見和理解，他們的聲音和訴求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回應，這對於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隨着戶籍制度的改革、收容遣送的廢止、暫住證改為居住證、勞動用工法規的完備、和諧社會的建設，打工一族的生存環境和權益保障得到了逐步改善。特別是黨和政府對打工群體的人文關懷日益增強，進入新世紀後的打工文學，人名修辭污名化已經很少。

（作者為文學博士，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上饒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出版作品十餘部。）

那份跨越國界的文明之光。

他用略帶些許生澀，卻充滿了力量與溫度的話，一字一句講述孔孟之道，講述那份跨越千年的智慧與哲思。他的到來，如同一股清泉，滋潤了日本這片文化的荒漠，而被尊稱為「夫子」，嵌進中日友好的文化史冊。

東瀛千萬里，楚客不傷春？何況已至耄耋之年，他時時感到歲月無多，何處又是歸屬？他想起大曆才子司空曙寄給好友鄭縣令的詩來。推開宣紙，一副狂草隨手而來：「共對一尊酒，相看萬里人。」

這位時屆八秩的「夫子」，即便倒在異國他鄉的講台之上，也要將先進文化帶回故土。日本學子在失去「夫子」的悲痛之時，為先生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並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喪服「皆倭人倭帽以像之」。因要跨過浩蕩的大洋，日本水手頂風劈浪，用雄壯的歌曲激勵前行。這一悲哀中帶着雄壯、低沉裏彰顯響亮、古老而又激越的曲調，從此便成了東莞的輿曲。

「瑞氣負鍾靈，群低皆仰供。」隱者李用的人生，用自己的詩進行了概括。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二級作家。出版有《嶺南讀碑記》、《賦魂》、《百年聽風》、《黔地行記》等。作品多次入選中、高考模擬試題和校本教材。）

灣區行紀二首

●黎啟天

大鵬灣

在這裏，大地與海的翼
礁石鷹嘴龜鋒利的爪，朝向波濤
我站在盡頭，感受

每一陣海風吹過，都是一首未完成的詩
我的詩句，你的腳角
指向未知，探向邊緣

群島在遠處沉浮，煙霧繚繞
彷彿是生命未竟的發生
海面突然平靜無聲，教我
如何把長夜、暗流和星辰皆攬入懷

光與數的手指

零丁洋西岸，鋼鐵的森林生長
雲計算的波濤，窗外輕輕搖動

夜幕如一塊巨大的玻璃眼罩
鋼鐵的輪廓，在玻璃上投着硬朗的外形

電磁波的靈魂，手指間游移
數字的倒影，閃爍其上
如同遙遠星辰的私語

而南方光源^①穿透，物質的堅硬
散裂中子源^②的微小，在最深處
保障的敲點下，顯示屏中繚繞
照亮我心的深淵

夜幕漸漸溶解，一串串數字
如同玻璃般透明的未來，緩緩展開
粒子的舞蹈，我呼吸的形狀
在微觀的世界裏，繪畫着宇宙的圖案

彎曲的鋼鐵巨臂，指尖牽引着
與我相鄰工位的兄弟，那曾被電鍍水灼傷的腳踝
被電噴槍廢氣碎裂的視線啊
如樹幹上的疥癬，正逐漸癒合

註：

①「南方光源」又實指南方光源研究測試平台，是東莞市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之一。南方光源借助先進的同步輻射實驗手段，可以看到物質內部原子、分子層次上所發生的變化，從而幫助用戶找到問題點，改進工藝。

②「散裂中子源」是東莞市國家「十五」期間重點建設的十二大科學之首裝置。可藉一種「超級顯微鏡」通過使用高能質子束轟擊原子核，使中子從原子核中散裂，從而獲得大量中子。它被用來解決研究物、質微觀結構的問題。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詩刊》社第三十一屆「青春詩會」成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一屆青年作家班學員，在《新華文摘》、《人民文學》、《詩刊》等刊物發表作品。）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